

向湖水祈祷

《五百罗汉图》与宁波东钱湖

南宋，东钱湖西北岸青山下，有一寺名曰惠安院。寺中有僧义绍，自宋孝宗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起，历经十年化缘，委托明州城中画匠周季常、林庭珪二人绘制《五百罗汉图》（共计百幅，每幅五个罗汉），施入寺内，供仪典之用。

后来，这批画被日僧请去，渡海珍藏。800年后，成为存世数量最多、比较完整的一套南宋五百罗汉图。1894年12月，其中的44幅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首次展出，从此开启西方对于中国绘画的关注和研究。

今年7月，宁波画商徐伟以复制成果展的形式迎五百罗汉图“回家”，在月湖美术馆展出至9月10日。据悉，这批罗汉图最终仍将回到东钱湖。

记者 顾嘉懿



五百罗汉之《应身观音》 绢本设色（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） 左下角将画稿摊开者疑似周季常，拿笔指点的长者疑为林庭珪，两人背后合掌僧人为义绍

1 传奇的寺 惠安院

东钱湖北岸青山一带自古风景幽美，明成化《宁波郡志》载：“青山，县东三十五里，峰峦叠翠，春风一动而胭红粉白者，宛如图画。”

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（938年）的惠安院位于青山东北麓，北宋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年）赐额“惠安”。明洪武间改名青山寺，后几经毁建，今已无存。元延祐《四明志》记载了一则传说：“唐天祐元年（904年）中元日，有十六僧现于山顶，遂巡而灭，又名其寺曰罗汉院。”

这是惠安院与罗汉渊源的最早记载。

宁波老桥研究者朱永宁的发现印证了惠安院历史。东钱湖青山脚下高钱村有一座宝佑桥，东侧河磡有一块条石，上有《宋惠安院僧怀实施钱造桥记》，明确记载了北宋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建造此桥的信息。这个年份，仅比保国寺大殿晚了三年，宝佑桥也是宁波现存古桥中年代最早的一座。

由此可见，惠安院不仅在宋时小有名气，且院中僧人与地方多有互动。

2 执着的僧 义绍

义绍之名史册无载，他的全部生平，仅留存在其鞠躬尽瘁劝募的《五百罗汉图》所残留的泥金铭文中。

1178年，从东钱湖走出的南宋右丞相史浩，因仰慕镇江金山寺水陆法会之盛，“施田百亩，于四明东钱湖月波山专建四时水陆法会”。由他创建的月波寺，与附近的尊教寺、惠安院连在一起，成为了南宋最大的“四时水陆道场”。

同年，惠安院僧人义绍发宏愿，要为寺庙“干造五百大阿罗汉”。不过他或许没有想到，这条化缘之路，历经了十年。

据2011年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对《五百罗汉图》的光学调查结果显示，现存94幅罗汉图中，48幅有铭文记录。常规

格式如《罗汉观瀑》一图的右首题字“万令乡老界女弟子李三十娘施财画此，入惠安院常住供养，功德随心圆满，庚子淳熙七年，干僧义绍书，周季常笔”。点明信众所处的地域、身份、目的、供养时间、求缘僧人和画工姓名。

综合来看，人们的供养原因不外乎为逝者追荐亡灵、为生者祈求安宁几类。信众主要以东钱湖周边的万令乡、丰乐乡、翔凤乡、阳堂乡、鄞塘乡人为主，也有尊教院比丘“友情”施入的画作。自从1184年之后，义绍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周边府县，但劝募不因外出游历而止。直到最后一幅画作的纪年出现，即1188年。

1178年—1188年，这也是国际上对这套《五百罗汉图》绘制时间的基本判断。

3 城中画匠 周季常、林庭珪

同义绍一样，周季常、林庭珪也为正史不载。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卒年月、家庭住址、学画经历、生平履历。只知道，由两人合力完成的《五百罗汉图》包罗万象：草木树石，山川河流，游戏人间嬉笑怒骂的罗汉，来自四方衣饰不一的供养人……除了熟谙佛教典故，他们还将南宋的风物、人文随手画入图中，成为后人探寻宋代日常生活细节的重要佐证。

以第一幅《罗汉聚会图》为例，描绘了诸罗汉齐聚惠安院的场景。画中的回廊，前有莲池，唱导师正在劝请罗汉。回廊内的供养台上并排放着狮形白瓷香炉和

两个白瓷花瓶，瓶内各插芍药一株，两侧是行道灯。蒲团前一位年迈的士大夫，身着官服，手执笏板而立。旁边一人，官服上别着“东坡巾”，正在鞠躬行礼。身后两名妇人，还有一哺乳的奶妈，佣人立于两边。此图生动刻画了仪式的场景，甚至还可以从芍药花开、莲叶吐翠、柳条泛绿等细节推断此时正是东钱湖的初夏时节。

48幅有铭文的罗汉画中，有周季常署名画作40幅，林庭珪8幅。研究认为，林庭珪的线条劲味稍强，墨色较浓厚，对比更强烈，而周季常则描线较柔和，用笔纤秀，似守古法。

4 宁波佛画 流传海外的商品画

宁波自唐以来，便是中日海上贸易中方的最大门户。无数日本僧人远渡重洋，前来拜访宁波的佛教遗迹，他们带回的佛教文化和物品，成为日本佛教发展的基础。

其中有一类，统称“宁波佛画”。多以阿弥陀三尊、十王图、罗汉图、佛涅槃图等为主题，用色浓艳，敷彩自然，而与清淡闲远的文人水墨画风格不同。许多图画构图相似，有点像“批量生产”的成果，具有“商品画”性质。可惜的是，此类佛画现在国内反而找不到了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流传海外的“明州”“庆元府”“四明”款卷轴有二十余套，题款不仅留有画工住址，如

“车桥西金大受”“车桥石板巷陆忠信”“咸塘赵琦”“江下周四郎”，也留有画工姓名：金处士、陆仲渊、赵宁华、张思恭、张思训、普悦。这些画坊集中在车桥（今车轿街）一带，此地旧时位于宁波东门灵桥门西，与日本船津与市舶司务（今江厦公园一带）相去不远。而日僧入宋或归国所乘商舶都必得由市舶务出入，“画家群集在车桥一带确实有利于作绘画的出口生意”。台湾学者石守谦分析，在画上标明住址或许还有“广告”之用，方便买主按图索骥，前来订购。

同时，车桥附近的延庆寺，香火鼎盛，也助长了画坊生意。

周日
读本

東南商報

2016年9月4日 星期日

编辑：楼世宇 俞素梅

组版：陈鸿燕

5 大德寺五百罗汉 美术史上重要一环

但位于东钱湖惠安院的《五百罗汉图》又如何得到了日僧青睐呢？查考宋代宁波地图可见，惠安院所处位置与鼎鼎大名的天童寺相近，日僧到访天童后，经东钱湖往天台方向行进不失为“朝圣之旅”。路遇《五百罗汉图》，惊其壮观，执意请去日本，不无可能。

结果就是，《五百罗汉图》在13—14世纪到了日本，先保藏在镰仓寿福寺，后转藏箱根早云寺，1590年移藏京都丰国寺，再转藏京都大德寺。6幅佚作由日本僧人木村德应在1638年补齐。

将这批画真正推向世界是在1894年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了一场“古代中国佛教绘画特别展”，展出大德寺《五百罗汉图》中的44幅。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展出中国画，引起了美术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。在这次展览后，波士顿美术馆购藏了其中10幅画作，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购藏2幅。此后的一个世纪，大德寺五百罗汉研究被推向一个新高度。尤其是在1956年，方闻的博士论文，成为“普林斯顿学派”中国画研究的奠基之作。

“五百罗汉”也曾一度“回国”。那是2012年，藏于波士顿的《云中示现》《施财贫者》《竹林致琛》《观舍利光》应上海博物馆邀请，曾参展“翰墨荟萃——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特展”。这是罗汉图真迹归国的唯一记录。

去年，宁波画商徐伟得知南宋五百罗汉流传海外的经历，亲赴日本寻访原图，并从德国购入先进的复制仪器，在专业团队为期10个月的课题研究和复制技术攻关下，百幅罗汉画以影像数据的形式进行展现。今年7月底，“南宋·明州五百罗汉图复制成果展”在宁波月湖美术馆整体展出，将持续到9月10日。据悉，展览完成后，徐伟有意将复制画带回东钱湖，设立专题陈列馆，让南宋人的信仰与努力永被后世铭记。